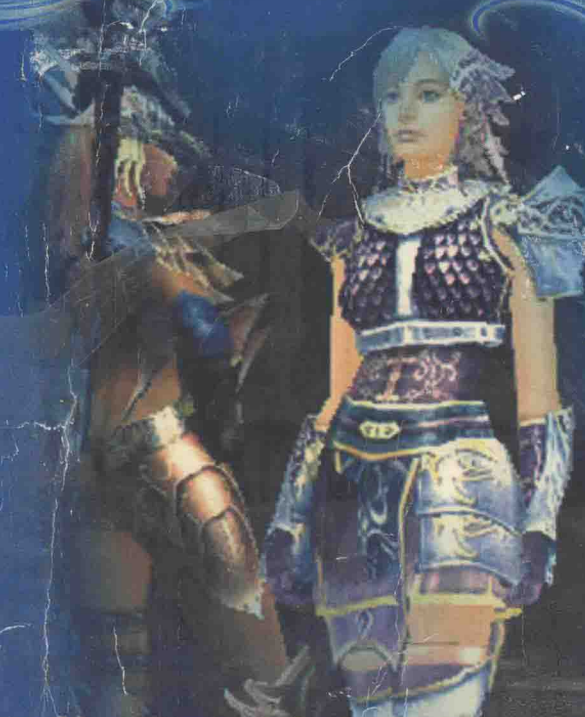


WEISILIKEHUANZHENGANGJI

蛊惑再来一次 影子雨花台石怪新郎

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G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①8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蛊惑;再来一次;影子/雨花台石;怪新郎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蛊…②再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蛊惑	1
再来一次	91
影子	166
雨花台石	240
怪新郎	310



第一部 合家上下神态可疑

在未曾全部记述这件怪事之前，有几点必须说明一下。

第一、这不是近代发生的事，它发生到如今，已超过二十年。

正因为已超过二十年，所以使我有勇气将它记述出来，而不再使任何人因为我的旧事重提，而感到难过。

第二、我想记述这件事，是在这件事的发生之后，以及这件事的几个意料不到的曲折，全都过去了之后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约在二十年前，我已决定记述这件事。所以，“蛊惑”这个名称，早已定下。我的意思，是因为整件事和“蛊”是有关的，“蛊惑”表示“蛊的迷惑”，或是“蛊的诱惑”之意。

但是，在粤语的词汇里，“蛊惑”这两个字，却另有一种意义，那是调皮、多计、善于欺骗等意思，那当然不是我的原意，而且，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比“蛊惑”更恰当的名词，可以如此简单明了地阐明这件事，是以早已定下的名称，无意更改，但必须说明一下，这个篇名，和粤语词汇中的“蛊惑”，全然无关。

事情开始在苏州，早春。

天气还十分冷，我乘坐北方南来的火车越是向南驶，就越使人浓烈地感到春天的气息，等到火车一渡过了长江，春天的气息更浓了。

我是在江南长大，因为求学而到北方去，已有两年未回江南，是以在火车过了江之后，感到一股莫名的喜悦，那种喜悦使得我坐不住，而在车厢之中，不住地走来走去，甚至好几次打开车门，让其实还很冷的春风，卷进车厢来。

那时，我还很年轻很年轻，我的这种动作，只不过是想要发泄我自己心中喜悦，我并没有考虑到会妨碍到别人。

当我第三次打开车厢的门时，我听得车厢中，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，接着，一个人用一种十分怪异的声音：“将门关上！”

我转过身来，车厢中的人不多，我所乘搭的，是头等车厢，连我在内，车厢中只有六个人。

那个正在咳嗽的，是一个老者，大约五十多岁，穿着一件皮袍，皮袍的袖子卷起，翻出上好的紫貂皮，他一面在咳嗽，一面身子在震动着，我还可以看到，他的手腕上，戴着好几个玉镯。其中有两个是翠玉的，虽然我只是远远看去，但是我也可以肯定那是一等一的好翠玉，是极其罕见的东西。

从衣着、装饰来看，这个人，一定是一个富翁。

但是，不知怎地，当时我一看到他，就觉得这人的神情，十分怪异，十分邪门。那实在是无法说得出来的，可以说只是一种直觉，但是却已在我的心中，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。

在那老者的身边，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那年轻人正怒目望着我，刚才对我发出呼喝声的，当然就是这年轻人。

我在向他们打量了一眼之后，因为其错在我，是以我向他们抱歉地笑了一下：“对不起。”

那年轻人“哼”地一声，转过头去，对那老者，讲了几句话。

本来，我对这一老一少道了歉，事情可以说完结了，我虽然感到这老者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之感，但我急于赶到苏州去，参加我好友的婚礼，是以我也不会去深究他们的身份。

可是，一听到那年轻人对那老者所讲的几句话，我不禁呆了一

呆。

我在语言方面，有相当超人的天才，我那时已学会了好几种外国语言，而对中国的方言，我更是可以通晓十之六七，所谓“通晓”，是我可以说，而我听得懂的方言，自然更多！

但是，那年轻人所讲的话，我可以清晰地听到，但是我却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。

他讲的话，似乎不属于任何中国方言的范畴，但是也绝不是蒙古话或西藏话——这两种语言，我学得差不多了。

那究竟是什么语言？这一老一少，是什么地方的人？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而我的好奇心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还只是着眼于语言，我想如果我认识了他们，那么，我就可以多学会一种语言了。

我心中感到警诧，只不过是极短的时间，我既然已决定结识他们，是以我向他们走过去，在他们的对面，坐了下来，笑道：“真对不起！”

那老者已停止了咳嗽，只是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望着我，看不出他对我是欢迎还是不欢迎，但是那年轻人，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应。

“先生”，他说：“请你别坐在我的对面。”

年少气盛，是每一个人都免不了的，我年纪轻，笑脸迎了上去，忽然碰了这样一个钉子，当然觉得沉不住气，我的笑容变得十分勉强，我道：“我是来向你们道歉的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“我说，先生，”那年轻人仍然坚持着：“别坐在我们的对面！”

我真的发怒了，霍地站了起来，实在想打人，但当我向车厢中别的旅客看去时，却发现他们都以一种十分不以为然的眼光望着我。

这使我知道，是我的不对，不应该再闹下去了，是以没有再说什么，当然也不曾出手打人，就那样耸了耸肩，走了开去。

我特地在他们斜对面拣了一个位置，那样，他们非但不能干涉

我，我要观察他们的行动，倒很方便。我既然觉得那老者十分怪异，便决定利用还有几小时的旅程，来仔细观察。

我坐下之后，头靠在椅背上，闭起了眼睛，装作假寐，但实际上，我的眼睛不是完全闭上，而是睁着一道缝，在监视着他们。

那一老一少两人，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几乎不讲话，就算偶然交谈几句，我也没有法子听得他们在讲些什么话。

我注意了近半小时之后，只感到一点可疑之处，那便是一只旧藤箱。

那时候，当然没有玻璃纤维的旅行箱，但是大大小小的皮箱，还是有的。那老者的衣着装饰，既然表示他是一个富有的人，那么，这只藤箱便显得和他的身份，不怎么相配了。

而且，这只藤箱，已经十分残旧，藤变得黄了，上面原来或者还有些红色或蓝色的花纹，但因为太过陈旧，也难以分辨得清楚。在藤箱的四角，都镶着白铜，擦得晶光锃亮。

这证明这藤箱虽然旧，但是主人对它，十分钟爱。其实，从那老人的一只手，一直放在藤箱上这一点上，也可以证明。

我足足注意了他们达一小时，没有什么发现，而我的眼睛因为长时间都保持着半开半闭，变得十分疼痛起来。

我索性闭上了眼睛，在火车有节奏的声音中，我沉沉睡着了。

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只听得一声“肉骨头”之声，我知道车已到无锡了。我睁开眼睛来，那一老一少已不在我对面的座位上。我怔了一怔，连忙探头向窗外看去，刚好来得及看到那一老一少两人的背影，他们的步伐十分迅速，穿过了月台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我感到十分遗憾，因为我连他们两人，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未曾弄清楚！如果不是我的好友正在苏州等我的话，我一定会追下去的。

火车停了很久才开，过望亭、过浒墅关，没有多久，就可以看到北寺塔了。

苏州是中国城市之中，很值得一提的城市！

苏州的历史久远，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之前，它有着数不清的名胜古迹，它的幽静、雅致和宁谧，也很少有其他的城市，可与之比拟。

车未曾进站，我已提着皮箱，打开车门，走了出来，等到车子已进了站，还未全停，而速度不那么快时，我就跳上了月台，我是第一个走出车站的搭客。

而一出车站，我就看到了那辆马车。

那是一辆十分精致的马车，我对这辆马车是十分熟悉的，这便是我的朋友，苏州城中数一数二的大富豪，叶家大少爷的七辆马车中的一辆。

而在马车旁边的车夫，我也是十分熟悉的，他叫老张，人人都那么叫他，如果世上有没有名字的人，那么老张就是了。

我向前奔了几步，扬手叫道：“老张！”

老张也看到了我，连忙向我迎了上来，伸手接过了我手中的皮箱，又向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“卫少爷。”

我道：“你们大少爷呢？在车中么？”

我一面问，一面已扬声叫了起来：“家祺，家祺，你躲在车中作什么？”

老张听到我大叫，忽然现出了一种手足无措的神态来，他慌慌张张地摇着手：“别叫，卫少爷，别叫！”

他的神态大异寻常，这令得我的心中，陡地起疑，我侧头向他望去：“为什么别叫？”

老张干笑着，道：“我们大少爷……有点事，他没有来，就是我来接你。”

老张的话，的确是十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。我到苏州来，叶家祺居然不到车站来接我，这实在是不能想象的一件事。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在分别了两年之后，应该早见一刻好一刻！

但是，我的心中，却是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之感。

因为老张既然说他有事，那他一定是被十分重要的事情绊住了，所以不能来接我，他快要做新郎了，像他那样的富家子，一个快要做新郎的人，格外来得忙些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！

是以我只是略呆了一呆，便道：“原来他没有来，那你就载我回去吧。”

老张像是逃过了一场大难似地，松了一口气：“是，卫少爷。”

我跳上了马车，老张也爬上了车座，赶着车，向前驶了出去。

当时的苏州当然有汽车，但是我却特别喜欢马车。我当然不会落伍到认为马车比汽车更好。但是，我却固执地认为，在苏州的街道上，坐马车是一种最值得记忆、怀念的享受。

叶家的大宅在黄鹂坊，从车站去相当远，但是我东张张、西望望，却一点也不觉得时间过得久，等到马车停在大宅门口之际，我心中还嫌老张将车子赶得太快了。

车子才一停下，便有两个男工迎了上来，我和叶家祺是中学的同学，每年寒暑假，我几乎都要在他家住上些时日，是以他家的上下人等，我都熟悉，那两个男工同样恭敬地叫着我，其中一个提着我的箱子，另一个笑着道：“卫少爷，知道你要来，老太太一早就吩咐，替你收拾好房间了。”

听到了这句话，我又呆了一呆。

因为我不在叶家住则已，只要在叶家住，我一定和叶家祺睡一间卧房，有时我们会通宵达旦地闲谈，或者是半夜三更，一齐偷偷地爬起来，拿着电筒，去看他们一家人都确信不疑，言之凿凿的狐仙。而且，在他决定结婚之后，写信给我，要我一定来参加他的婚礼，他希望在结婚之前的最后几晚，再能和我详谈，因为婚后，他自然要陪伴新娘子，只怕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
可是，那男工却说什么“老太太已吩咐替我收拾房间”了，这算是什么？

老太太自然是指叶家祺的母亲而言，她可以说是我所见过的老妇人中，最善解年轻人之意，而且最慈祥的一个，或许她认为那是对我一种应有的礼节吧！

我想到这里，自以为找到了答案，是以我笑道：“不必另外收拾房间了，我自然和家祺住在一起，一直到新娘进门为止。”

那两个男工一听，脸上立时现出了一种十分尴尬的神色来。

他们一起无可奈何地干笑着，一个道：“卫少爷，是……这是老太太的吩咐，我们可不敢怠慢了……客人。”

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我叫着那男工的名字：“麻皮阿根，你是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，成了你家的客人了，嗯？”

麻皮阿根十分尴尬地笑着，这时，我们已进了大门，只看到人来人往，婚礼的筹备很费事，是以宅中也有着一片忙乱的景象。

我还想问麻皮阿根老太太为什么忽然要这样吩咐时，一个中年妇人已向我走了过来，她向我招着手，道：“卫家少爷，你过来。”

那妇人是叶家祺的四阿姨，我一直跟着叶家祺叫她的，是以我笑着走了过去，摊了摊手道：“四阿姨，我什么时候，成了叶家的客人了？”

四阿姨笑了起来，但是我却可以看出，她的笑容，实在十分勉强。

她道：“卫少爷，你当然不是客人，只不过你远道而来，还是先去休息一下的好，跟我来。”

她叫我“卫少爷”，那绝不是表示生疏，苏州人极客气而讲礼貌，叶家祺的母亲，也叫我“卫少爷”的。这时，她不待我回答，已向前走去。

我已经觉得我这次来到叶家，似乎处处都有一种异样之感，和我以前一到叶家，便如同到了自己家中一样，大不相同。

我自己在问自己：那是为了什么？

而且，我已经来到了叶家了，为什么还未见到叶家祺，这小子，

难道要做新郎了，就可以躲了起来，不见老朋友了么？

我忍不住问道：“四阿姨，家祺呢？”

四阿姨的身子，忽然震了一震。

她是走在我的前面的，我当然看不到她脸上的神情，但是，我却也可以揣想得到，她一定被我的话，吓了老大一跳！

可是事实上，我问的话，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吃惊之处的，我只不过问她，家祺在什么地方而已。

四阿姨未曾回答我，只是急步向前走去，我的心中，已然十分纳闷，而一路之上，当我试图向叶家的男女佣人招呼，或是想向在叶家吃闲饭的穷亲戚点头之际，发现他们都似乎有意躲避我之际，我的纳闷更甚了。

而我也立即感到，我似乎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！

如果不是我和叶家的感情，十分深厚的话，处在这样令人不愉快的气氛之中，我早已一走了之。但正因为我和叶家祺的交情，非同寻常，是以我只是纳闷，只是觉得奇怪，并没有走的意思。

四阿姨带着我，穿过了许多房屋，又过了一扇月洞门，来到了一个十分精致的院落中。

在那月洞门前，四个穿着号衣的男佣人垂手而立，而我被四阿姨带到了这里来，这不禁使我大是愕然，因为我知道，这里是叶宅中，专招待贵宾的住所。

记得有一年的暑假，我和叶家祺曾偷偷地来到这个院落之中，看到一个形容古怪的老头子，据说那老头子，在前清当过尚书。又据说，当年五省联军的司令，也曾在这里下过榻。

总之，这个院落中的住客，全是非富即贵，可以受到第一等待遇的贵宾。

如今，我被带到这里来，固然表示了主人对我的尊敬，但是以我和主人的交谊而论，我被当作贵宾安置，这不是有点不伦不类，而且近乎滑稽么？

是以，我立时站定了脚步，想对四阿姨提出抗议，可是就在此际，一个少女自前面的走廊中，转了出来，叫了我一声：“斯理阿哥！”

我抬头看去，不禁呆了一呆，那是一个十六七岁，十分美丽的少女，在我乍一见到她时，不禁陡地呆了一呆，但是我立即认出她来了，她是叶家祺的妹妹叶家敏，两年前我北上求学的时候，她还小得不受我们的注意！

可是黄毛丫头十八变，这句话真的一点不错，两年之后，她已亭亭玉立，使得人不敢再将她当作小孩子。看到了她，我像是一直在阴暗的天气之中，忽然看到了阳光一样，感到一阵舒畅。

我忙道：“小敏，原来是你，你竟长得那么大，那么漂亮！”

叶家敏急急地向我走来，当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才呆了一呆，因为她不但双眼发红，像是刚哭过，而且，脸上的神情，也是十分惶恐！

这种神情，出现在一个少女的脸上，已然十分可疑，更何况是出现在这个十足可以被称为“天之娇女”的叶家敏身上！

我实在不明白她会有什么心事，以致要哭得双眼红肿！

我自然而然地向前走去，可是就在这时候，却听得四阿姨高声叫道：“小敏！”

小敏抬起头来，脸上一副委屈的神情。

四阿姨不等我发出诧异的问题，便急急说道：“小敏，你真是越大越任性了，卫家少爷远道而来，要休息休息，你来烦他作什么？走，快去！”

据我所知，四阿姨是最疼爱小敏的。事实上，叶家上上下下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疼爱小敏的。

可是这时，四阿姨却对小敏发出了斥责！而且，她斥责小敏的理由，是如此地牵强，几乎不成其为理由！

我看到小敏的眼一红，几乎就要哭了出来，我忙道：“四阿姨，

你怎么啦！我虽然远道前来，却是坐火车来的，不是走路来的，小敏和我说几句话，又有什么不可以？小敏，来！”

我伸出手去，看小敏的样子，也是准备伸出手来和我相握的，但是就在这时，四阿姨却又发出了一声吼叫！

四阿姨在我的印象中，一直是一个十分和蔼可亲的人，可是这时，我却不得不用“吼叫”两字，来形容她讲话的神态。

因为她的确是在吼叫！

她大叫一声：“小敏！”

随着她那一声大叫，小敏的手，缩了回去，她的泪水已夺眶而出，她转过身，急步奔了开去！

这种情景，不但使我感到惊诧、愕然，而且也使我十分尴尬和恼怒，我转过身来，勉强笑着，道：“四阿姨，我……想起来了，我看我还是先回上海去，等到家祺的好日子时再来，比较好些。”

我的话说得十分之委婉，那自然是由于我和叶家的关系十分深切之故。如果不是那样，那么我大可以说：“你们这样待我，当然是对我不欢迎，既然不欢迎，那么我就告辞了！”

我当时，话一说完，就伸手去接麻皮阿根手中的皮箱，可是麻皮阿根闪了一闪，又不肯将皮箱给我，而四阿姨又声音尖锐地叫我，道：“卫家少爷！”

我听出四阿姨的声音，十分异样，我转过头去，却发现她的双眼，也已红了起来。

我呆了一呆，再去看那两个男工时，只见他们两人的眼角，竟也十分润湿！

我心中的惊疑，实是到了极点！

我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却可以肯定，那就是在叶家，绝不是正因为迎接一件大喜事而兴高采烈，恰恰相反，他们一定为了一件极悲哀的事，而在暗中伤心！

他们是在为什么事而伤心呢？为什么他们都隐瞒着，不肯告诉

我呢？

我摊了摊手，道：“好了，四阿姨，我才两年没有来，你们全当我是外人了，我真不想住了，除非你们对我说明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四阿姨偏过头去，强逼出一下笑声来：“什么事啊？你别乱猜，我们怎么会将你当陌生客人，来来，你的房间快到了！”

她说着，急急地向前走去！

她这样想骗过我，那实在是一件幼稚的事情，因为她一面向前走去，一面却又忍不住用手巾抹着眼泪！我连忙转头向那两个男工望去，那两个男工也立时避开了我的视线。

我的心中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叶家上下人等，我实在太熟了，如果那是一件人人都知道的秘密，我存心要探听出来，实在太容易了。

所以这时，我也不再向四阿姨追问，我心想，我心中的疑问，只不过多存片刻而已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

四阿姨将我带到了他们为我准备的房间，那是一间既雅致又豪华的卧室，和卧室相连的是书房。书房之外，是一个小小的院子，在芭蕉和夹竹桃之间的，是奇形怪状的太湖石，和一个金鱼池。金鱼池中，有两对十分大的珠鳞绒球，正在缓缓游动。

四阿姨的眼泪已抹干了，她道：“你看这里还可以么？要不要换一间？”

我忙道：“不必了，这里很好，四阿姨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么？”

四阿姨的神色，又变了一下，她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四阿姨，我什么时候，可以看到家祺？”

这实在是一句普通之极的话，我既然是家祺的好朋友，而且我远道而来，是应他之请而来的，我问问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，那实在是平常之极，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可是，四阿姨的身子，却又震动了起来。

而如果是家祺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竟然瞒着我的话，那实在是

太岂有此理了,是以我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:“家祺究竟怎么了?他发生了什么事?你们为什么瞒着不告诉我?”

四阿姨像逃一样地逃了出去,她全然不回答我的话,我一个箭步,窜向前去,本来,我是可以抓住四阿姨的,但那实在是太不礼貌了。是以,我窜向前去,一把抓住了麻皮阿根,大喊道:“阿根,你说不说?”

麻皮阿根急得双手乱摇,张大了口,讲不出话来。

我沉声道:“你们大少爷怎么了,你告诉我,不要紧的,你告诉我!”

麻皮阿根道:“大少爷……很好啊,他……快做新郎官了,他很好啊。”

第二部 大少爷身上发生了怪事

我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麻皮阿根，你想骗我么？走，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太太！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推着他便向外走去，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也不敢挣扎，我们才走出了两步，屋内的电话，忽然响了起来。

叶家是豪富，屋中几乎每一个角落，都有电话。他们家中自己有总机，而且，还有和上海，以及各地别墅直通的对讲电话。电话铃一响，另一个男工，连忙走了过去，道：“是，是，卫家少爷刚到。”

他立时向我道：“卫家少爷，我们大少爷，他找你听电话。”

那男工的话，令得我陡地一呆。

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，像是叶家祺已然有了什么意外！

可是，事情却又显然出于我的意料之外，因为正当我在向麻皮阿根逼问叶家祺遇到了什么意外之际，叶家祺竟有电话来找我！

我呆了一呆，放开了麻皮阿根，走向前去，将电话抓了起来。

我才一将电话凑向耳边，便听得叶家祺的声音，十分清楚地传了过来：“你来了么？已经在我家中了么？真好！真好！”

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废话，我不在你家中，怎能听到你的电话？你在什么地方？不在家中？你们家里是怎么回事？竟替我准备了一间客房！”

叶家祺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闹些什么？”

他讲到这里，忽然顿了一顿，我连忙问道：“家祺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